

从马来语吸收闽南话作外来语的音译 痕迹考证新马移民史的一个问题

周长楫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个国家的华族移民，以福建闽南籍的移民占多数。闽南籍移民多数来自福建闽南地区的泉州和漳州地区。从目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闽南籍移民的情况看，是以泉州地区的移民占优势的。但在一些史料中，却记载着漳州地区的移民早就来到新马地区并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史实。例如，《东南亚的福建人》一书就谈到葡萄牙伊里亚狄 1613 年所绘制的《满刺加城市图》中，就标有“中国村”、“中国河”和“漳州门”等地名。该书同样指出 1511 年葡萄牙占马六甲时，发现那里华侨大多讲闽南话，于是委任漳州籍华人郑芳杨氏为首任甲必丹（见《东南亚的福建人》，杨力、叶小敦所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马来西亚华侨史》一书也提到明代万历年间马六甲漳州籍华人郑芳杨氏曾任当地的甲必丹（见《马来西亚华侨史》，巴素博士原著，刘青度译，槟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出版，1950 年）。另据厦门海沧石塘（笔者注：此地原属漳州地区海澄县）《谢氏家乘》记载，从清顺治至咸丰年间前往槟榔屿有 110 人，马六甲 15 人，柔佛 4 人，丁机宜 13 人（见《东南亚的福建人》）。史料无疑是很重要的证据，但如果能从其他方面找到一些证据，不但有助于证实史料的可靠性，还能使所论证的问题得到更充实的论据。

本文企图从语言的角度，具体地说，就是从马来语吸收闽南方言词语作为外来语时的音译痕迹来为闽南地区移民史的一个问题提供有力的佐证。

大家知道，不同民族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必然会导致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种影响和渗透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在各自本族的语言里吸收外族语言里的一些词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吸收外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实际上也是吸收外族文化的某些成分）作为本民族语言的外来语，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词语。如上所说，由于新马地区的华族移民自古至今就是一直以闽南籍的华人为多，因此闽南籍移民在与马来民族的长期生活和交往中，闽南籍华人所说的闽南话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了马来语中的一些词语作为外来语交际使用；同样，马来语也会从闽南话词语中吸收一些词语作为马来语的外来语来充实与发展自己的词汇系统。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统计，新马闽南籍华人所说的闽南话至少吸收了近 300 条马来语词语作为当地闽南话的外来语。同样，马来语中也起码吸收了 200 多条当地闽南话的词语作为马来语的外来语来交际使用。

一般说来，一个语言吸收外来语多是本语言里没有的事物或概念，一般以名词为主，也有少量的动词、形容词。但马来语吸收的闽南话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马来语已有相应的词语，例如“伯伯”已有马来语“pak”，“姐姐”已有马来语“kakak”，“身体”已有马来语“badan”，“倒霉”已有马来语“celaka”，“瞎”已有马来语“buta”，等等。但马来语照样吸收了闽南话的“阿伯”、“阿姊”、“身躯”、“衰”、“青盲”等词语做外来语。根据我们的观察，马来语吸收闽南话词语的范围是相当大的。单是名词就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器物、食物、亲

属称谓，人体部位以及地名、人品职业、住宅建筑名称、疾病名称等。此外，动词、形容词也不少。令人惊奇的是，就连闽南话中的一些代词（如“我、汝”）、数词（如“二、五、八、九”）、量词（如“寸、里”），等等，也都被吸收到马来语中。

马来语吸收闽南话的语词作为外来语，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由于马来语的语音结构与闽南话有不同，最明显的是闽南话有鼻化韵和入声韵的特殊发音以及声调，另外还有闽南话连读中声韵母音素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音变现象等等，这些都是马来语所没有的。因此马来语用音译法来处理闽南话词语时，就必须把闽南话的一些音节结构和音素加以改造，以适应马来语音节组合的规律。例如，闽南话的“豆干”[tau⁶kua¹]一词，马来语在吸收时必须把鼻化韵和声调取消，因此，马来语里“豆干”的读音就变成“taukua”了。再如闽南话“总铺”[ts□.ˊ³ph□⁶]（厨师）一词马来语吸收后读做“com-poh”。这是因为一则闽南话的元音“o”、“□”有别，而在马来语里只有“o”没有“□”，所以马来语要把闽南话的“□”都改为“o”。二则闽南话“总”[ts□.ˊ]的韵尾“ˊ”在连读中因受“铺”[ph□]声母“ph”的影响产生了逆同化而变为“m”，“铺”在闽南话是阳去调，调值低平，马来语就以“h”的煞尾来表示。这样闽南话的“ts□.ˊ³ph□⁶”一词在马来语里就变成“compoh”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马来语吸收闽南话词语的音译处理中找到闽南话读音的基本痕迹。

有趣的是，我们在对马来语用音译法吸收 200 多条闽南话词语的读音进行分析后，发现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多数音译后的读音所反映的闽南话读音，有 80% 左右即 170 多条左右的词语所表现的闽南话语音是福建漳州、泉州和

厦门三地闽南话都一致的读音，但也有 20% 左右即 40 来条词语的读音中，有 34 条明显是漳州读音的痕迹，另有 5 条看不出是泉州音、厦门音或漳州音的痕迹，只有 3 条是泉州音的痕迹。现在将明显地表现漳州音的词语列示如下（先列马来语的读音，在 [] 号里注上国际音标，再注明该词的意思，（ ）号里的汉字是对该词语的注释或说明。凡在音标或词语下有“—”线的，是说明该字所读的音是漳州音）：

- angkin [a.ˈ²kin¹] 红巾（女用腰巾、腰带）
 boeh [bueh⁸] 袜
 capgome [tsap⁸g□⁶me²] 十五暝（元宵）
 ceme [tsh□⁻¹me²] 青盲（瞎子，瞎眼）
 cimce [tshim¹ts□⁻³] 深井（天井）
 cokek [tshi□⁻⁵khik⁷] 唱曲
 cokin [tshiu³kin¹] 手巾
 entio [in³ti□⁻⁶] 引丈（姑丈或姨丈）
 gimpai [gin²pai²] 银牌（项链上的饰物）
 gincu [gin²tsu¹] 银朱（胭脂，口红）
 hio [hi□⁻¹] 香
 jinsom [dzin²s□m¹] 人参
 kue [kue³] 粿（年糕）
 kuetiao [kue³tiau²] 粿条
 kekwa [kik⁷hua¹] 菊花
 kemoceng [ke¹m□²tshe.ˈ³] 鸡毛笊（鸡毛掸子）
 kuaci [kua¹tsi³] 瓜子 lu [lu³] 汝（你）
 liangsim [lia.ˈ²sim¹] 良心
 nio [ni□⁻²] 娘
 liong [li□.ˈ²] 龙

- laici [lai⁶ tsi¹] 荔枝
lengkeng [li·² ki·³] 龙眼
osio [hue² si□⁶] 和尚
paksui [pah⁷ sui∧⁵] 拍算 (打算)
peh [peh⁷] 八
pekak [peh⁷ kak⁷] 八角 (茴香)
pebin [peh⁷ bin⁶] 八面
seh [se∧⁵] 姓
singse [sin¹ se∧¹] 先生
som [s□¹ m¹] 参
suipua [sui∧⁵ pua∧²] 算盘
teyan [te² ian²] 题缘 (化缘, 募捐)
ue [ue¹] 锅

上述如此数量多的词语, 都印下漳州音的痕迹, 可见漳州读音在当时对马来语吸收闽南话作为外来语时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背后, 当然反映着当时漳州籍移民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比泉州籍移民的时间早, 在人数上也可能占有优势, 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有着较大的影响的事实。

这样, 史料中关于漳州籍华人早期在马六甲、槟城地区活动与作用比泉州籍华人早的记载, 可以从漳州音留在马来语中闽南话外来语的读音痕迹里再次得到可靠的证实。同时, 马来语中的外来语留下如此多漳州音的痕迹, 也从语言角度为闽南地区华人至新马地区的移民史中漳州地区要早于泉州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有较大影响的论断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可见, 方言在考证移民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附记：

1999年10月至2000年9月，笔者第二次应聘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任客座研究员时，曾到马来西亚的檳城、马六甲等地做短暂的调查研究。得知漳州籍华人很早就移民到檳城，其中以漳州海澄县的邱、黄、杨、谢四大姓为最有影响，并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檳城地区的闽南籍华人除漳州地区籍的外，泉州地区籍的也不少。但漳州音在檳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马六甲，一些辈分较高的闽南籍华人告诉我们，早期来这里的华人以漳州籍的为多，一些墓碑也以漳州籍的华人为最早。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